

稼軒詞編年箋注

下



〔宋〕辛棄疾著  
鄧廣銘箋注

稼軒詞編年箋注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稼軒詞編年箋注卷三 七閩之什

浣溪沙 壬子春，赴閩憲，別瓢泉

細聽春山杜宇啼，一聲聲是送行詩。朝來白鳥背人飛。

對鄭子真巖石卧，

赴陶元亮菊花期。而今堪誦北山移。

【校】

〔題〕四卷本丙集作「泉湖道中赴閩憲別諸君」。

〔赴〕四卷本作「趁」。

【箋注】

〔背人飛〕見卷二鷓鴣天（水底明霞十頃光闌）「背人句」注。

〔對鄭句〕揚子法言問神篇：「谷口鄭子真，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，名震於京師。」

〔而今句〕文選孔稚珪北山移文呂向注：「鍾山在都北，其先周彥倫隱於此，後應詔出爲海鹽

縣令，欲却過此山，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，使不許得至。」宋史种放傳：「种放字明逸，……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。……放屢至闕下，俄復還山，人有詒書嘲其出處之跡，且勸以棄位居巖谷，放不答。……嘗曲宴令羣臣賦詩，杜鎬以素不屬辭，誦北山移文以譏之。」王安石松間詩（題下自注：「被召將行作。」）：「野人休誦北山移。」

## 臨江仙

和信守王道夫韻，謝其爲壽。時僕作閩憲

記取年年爲壽客，只今明月相隨。莫教絃管便生衣。引壺觴自酌，須富貴何時。人手清風詞更好，細書白蠶烏絲。海山問我幾時歸。棗瓜如可啖，直欲覓安期。

【校】

【題】四卷本丁集「信守王道夫」作「王道夫信守」。又脫「僕」字。

【箋注】

〔絃管生衣〕謂絃管如久置不御，則將蛛網塵封也。蘇軾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：「何人勸我此間來，絃管生衣甌有埃。」

〔引壺句〕歸去來辭：「引壺觴以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顏。」

〔須富貴句〕楊惲報孫會宗書：「人生行樂耳，須富貴何時？」

〔清風〕蘇軾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：「君詩如清風。」詩大雅烝民：「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。」

〔白蠶烏絲〕均蠶繭紙之屬，用以書寫者。李肇唐國史補卷下：「宋、亳間，有織成界道絹素，謂之烏絲欄、朱絲欄，又有繭紙。」蘇軾文與可有詩見寄次韻答之詩：「爲愛鵝溪白繭光，掃殘鷄距紫毫鋒。」

〔海山句〕太平廣記卷四十八逸史：「唐會昌元年，李師稷中丞爲浙東觀察使。有商客遭風飄蕩，不知所止，月餘至一大山，……山側有人迎問，與語曰：……此蓬萊山也。……遣左右引於宮內遊觀，……至一院，扃鑰甚嚴，因窺之，衆花滿庭，堂有裊褥，焚香階下。客問之，答曰：『此是白樂天院，樂天在中國未來耳。』乃潛記之，遂別之歸，旬日至越，具白廉使，李公盡錄以報白公。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生業，及覽李公所報，乃自爲詩二首以記其事及答李浙東云：『近有人從海上回，海山深處見樓臺。中有仙龕開一室，皆言此待樂天來。』又曰：『吾學空門不學仙，恐君此語是虛傳。海山不是吾歸處，歸即應歸兜率天。』」

〔棗瓜二句〕史記封禪書：「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，……言上曰：『……臣嘗游海上，見安期生，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。安期生仙者，通蓬萊中，合則見人，不合則隱。』於是天子始親祠竈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，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。」

### 【編年】

紹熙三年（一一九二）夏。

## 賀新郎

三山雨中遊西湖，有懷趙丞相經始

翠浪吞平野。挽天河誰來照影，卧龍山下。煙雨偏宜晴更好，約略西施未嫁。待細把江山圖畫。千頃光中堆灩澦，似扁舟欲下瞿塘馬。中有句，浩難寫。詩人例入西湖社。記風流重來手種，綠成陰也。陌上游人誇故國，十里水晶臺榭。更複道橫空清夜。粉黛中洲歌妙曲，問當年魚鳥無存者。堂上燕，又長夏。

【校】

〔題〕四卷本丙集作「福州遊西湖」。

〔成陰〕廣信書院本及四卷本作「陰成」。茲從四印齋本。王詔校刊本脫「陰」字。

〔中洲〕四卷本「中」下空一格，無「洲」字。

〔妙曲〕廣信書院本作「何曲」，茲從四卷本。

【箋注】

〔題〕按據淳熙三山志及宋中興百官題名，趙汝愚於淳熙九年五月除集英殿修撰帥福建，到任半年後，上疏論福州便民事，其首項即爲「疏浚西湖舊跡」事，略謂：「契勘本州元有西湖，在城西三里，迤邐並城，南流接大濠，通南湖，瀦蓄水澤，灌溉民田，事載閩中記甚詳。父老相傳，舊時

湖周回十數里，天時旱暵，則發其所聚，高田無乾涸之憂；時雨泛漲，則泄而歸浦，卑田無滄浸之患。……歲時浸久，填淤殆盡。今來若不申明朝廷，誠恐向後轉見湮廢，難以興復，並湖之民，永被其害。欲乞聖慈特降指揮，行下本州，告示有田之家，許於農事之隙，稍循舊跡開浚，令附城爲壕，上下流注。雖未能盡復古來丈尺，庶幾西湖與南湖連接，負郭之田盡沾水利而長享有年之效。」

〔三山〕福州城內有越王山、九仙山、烏石山，故郡有三山之名。

〔趙丞相〕宋史趙汝愚傳：「趙汝愚字子直，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，居饒之餘干縣。……早有大志，每曰：『大丈夫得汗青一幅紙，始不負此生。』擢進士第一。……孝宗方銳意恢復，始見即陳自治之策，孝宗稱善。……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，……進直學士，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。……進敷文閣學士，知福州。紹熙二年，召爲吏部尚書。……除同知樞密院事。……爲光祿大夫右丞相。」

〔挽天河〕杜甫洗兵馬：「安得壯士挽天河，淨洗甲兵長不用。」

〔卧龍山〕淳熙三山志：「卧龍山在北關外。舊記云：『陳寶應（？）時，此山有巨石，無故自移。』有得愛亭、箋經臺。」

〔煙雨二句〕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詩：「水光潑灑晴偏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，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粧濃抹總相宜。」

〔堆灩澦、瞿塘馬〕太平寰宇記：「灩澦堆周圍二十丈，在蜀江中心瞿塘峽口。」李肇唐國史補卷下：「蜀之三峽，……皆險急之所，……四月五月爲尤險時。故曰：『灩澦大如馬，瞿唐不可下。灩澦大如牛，瞿唐不可留。』」按：此處灩澦蓋指西湖中之孤山，詳見後詞。

〔中有二句〕朱文公大全集卷二十九與趙汝愚書：「去冬見議開湖事，烹謂須先計所廢田若干，所溉田若干，所用工料若干，灼見利多害少，然後爲之。後來但見恩恩興役，至今議者猶以費多利少爲疑。浮說萬端，雖不足聽，然恐亦初計之未審也。」又別集卷六與林擇之書：「趙帥久不得書，湖事想已畢，自此宜且安靜，勿興工役爲佳。相見亦可力勸之也。」按據二書語意，知趙氏於開浚西湖事必曾遭受若干責難，詞中云云，必亦指此而言。

〔西湖社〕夢梁錄卷十九社會條：「文士有西湖詩社，此乃行都縉紳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興適情，賦詠膾炙人口，流傳四方，非其他社集之比。」

〔記風流二句〕據淳熙三山志，趙氏第一次帥閩事在淳熙九年至十二年，第二次在紹熙元年至二年。此謂趙氏再帥閩時，原先所種杉柳，已綠樹成陰矣。——詳見後水調歌頭（說與西湖客

闕）「種柳人」句注。

〔故國〕五代時王審知受梁封，爲閩王，所據地即福州。後其子鱗更建國稱帝，爲其時十國之一。

〔水晶臺榭〕十國春秋：「閩王延鈞於城西築水晶宮，與其後陳金鳳採蓮湖中，後製樂遊曲，



宮女倚聲歌之。」

〔複道橫空〕閩都記：「西湖周回十數里，閩王延鈞築室其上，號水晶宮。時攜後庭遊宴，不出莊陌，乃由子城複道跨羅城而下，不數十步至其所。」

### 又 和前韻

覓句如東野。想錢塘風流處士，水仙祠下。更憶小孤煙浪裏，望斷彭郎欲嫁。是一色空濛難畫。誰解胸中吞雲夢，試呼來草賦看司馬。須更把，上林寫。鷄豚舊日漁樵社。問先生：帶湖春漲，幾時歸也？爲愛琉璃三萬頃，正卧水亭煙榭。對玉塔微瀾深夜。鴈鷺如雲休報事，被詩逢敵手皆勅者。春草夢，也宜夏。

#### 〔校〕

〔題〕四卷本丙集無。

〔更憶〕四卷本作「更隱」。

〔微瀾〕六十家詞本作「激瀾」。

#### 〔箋注〕

〔東野〕唐孟郊字東野，其詩均苦思而得，深爲韓愈所推重。又，三山志謂福州東禪院有東野

亭，蔡襄書額。未知此處果何所指。

〔風流處士〕指林逋。

〔水仙祠〕在杭州西湖。蘇軾題林逋詩：「不然待配水仙王，一盞寒泉薦秋菊。」咸淳臨安志七十一祠祀一：「水仙王廟，在西湖第三橋北。」同卷載袁詔水仙祠記有云：「質諸臨安志，廣潤龍君祠即水仙王廟。按錢塘水仙之事，始見於蘇文忠公詩。石本今存，自書其左方曰：『今西湖有水仙王廟。』仙之廟於湖，公在守時蓋無恙。後莫知廟所在。……故趙君夔注蘇公詩，考驗無所得。」

〔小孤、彭郎〕歸田錄卷二：「江南有大小孤山，在江水中，巖然獨立。而世俗轉孤爲姑。江側有一石磯，謂之澎浪磯，遂轉爲彭郎磯。云彭郎者小姑壻也。」蘇軾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詩：「舟中賈客莫漫狂，小姑前年嫁彭郎。」按：小孤山在今江西彭澤縣北，安徽宿松縣東。彭郎磯在其對岸。一山與此詞自不相及，蓋借指福州西湖耳。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十六謂福州西湖中有孤山，辛詞因此而及彼也。

〔誰解至上林寫〕司馬相如子虛賦：「子虛曰：『……臣聞楚有七澤，嘗見其一，……名曰雲夢。雲夢者方九百里，……』烏有先生曰：『是何言之過也！……齊東階巨海，南有琅邪，……秋田乎青丘，傍惶乎海外，吞若雲夢者八九，於其胸中曾不蒂芥。』史記司馬相如列傳：「蜀人楊得意爲狗監，侍上，上讀子虛賦而善之，曰：『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。』得意曰：『臣邑人司馬相如。」

自言爲此賦。』上驚，乃召問相如，相如曰：『有是。然此乃諸侯之事，未足觀也，請爲天子游獵賦。』……奏之天子，天子大說。其辭曰：『……楚則失矣，齊亦未爲得也。……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？』按：稼軒用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事，其意即以福州西湖方之臨安西湖也。

〔鷄豚句〕韓愈南溪始泛詩：「願爲同社人，鷄豚燕春秋。」

〔琉璃〕杜甫漢陂行：「波濤萬頃堆琉璃。」

〔對玉塔句〕蘇軾惠州作江月五首其一云：「一更山吐月，玉塔卧微瀾；正似西湖上，湧金門外看。」辛詞此句即用蘇詩意，謂福州西湖亦似杭州西湖也。「玉塔」非實指某塔，乃指月在水中之倒影而言。查慎行注蘇詩，謂玉塔指惠州豐湖旁之大聖塔，非是。陸游入蜀記七月十六日：

「是夜月白如晝，影入溪中，搖蕩如玉塔，始知東坡『玉塔卧微瀾』之句爲妙也。」又元好問濟南雜詩：「白煙消盡凍雲凝，山月飛來夜氣澄。且向波間看玉塔，不須橋畔覓金繩。」此均可證知玉塔爲指月在水中倒影爲達詰也。

〔鴈鷺〕喻文吏。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：「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，卷其前，鉗以左手，右手摘紙尾，鴈鷺行以進。」陸游送張叔潛編修造朝安用鴈行排院吏，官居戲詠「衙退庭中立鴈空」，燈下閱吏牘有感「正苦鴈行須束縛」，皆用韓文。

〔春草二句〕見卷二鷓鴣天（木落山高一夜霜闕）「春草夢池塘」注。

又 又和

碧海成桑野。笑人間江翻平陸，水雲高下。自是三山顏色好，更着雨婚煙嫁。料未必龍眠能畫。擬向詩人求幼婦，倩諸君妙手皆談馬。須進酒，爲陶寫。回頭鷗鷺瓢泉社。莫吟詩莫拋尊酒，是吾盟也。千騎而今遮白髮，忘却滄浪亭榭。但記得灞陵呵夜。我輩從來文字飲，怕「壯懷激烈」須歌者。蟬噪也，綠陰夏。

【校】

〔成桑野〕廣信書院本及王詔校刊作「桑成野」，此從六十家詞本及四印齋本。四卷本無此首。

【箋注】

〔碧海句〕用滄海桑田意。見卷二醉花陰（黃花漫說年年好闕）「滄海飛塵」注。

〔江翻平陸〕陶淵明停雲詩：「八表同昏，平陸成江。」

〔龍眠〕宋史李公麟傳：「李公麟字伯時，舒州人。第進士。……元符三年病痺，遂致仕。既歸老，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。雅善畫，自作山莊圖，爲世寶傳。寫人物尤精。識者以爲顧愷之、張僧繇之亞。」

〔幼婦〕見卷二定風波（仄月高寒水石鄉闕）「黃絹句」注。

〔談馬〕青箱雜記卷七：「徐鉉父延休，博物多學，嘗事徐溫爲義興令。縣有後漢太守許鹹廟，廟碑即許劭記，歲久多磨滅。至開元中，許氏諸孫重刻之。碑陰有八字云：『談馬礪畢，壬田數七。』時人多不能曉。延休一見爲之解曰：『談馬，言午；言午，許字。礪畢，石卑；石卑，碑字。壬田，千里；千里，重字。數七，是六一；六一，立字。』此亦楊修辨董白之比也。」

〔鷗鷺瓢泉社〕卷二有「盟鷗」之水調歌頭數闕，又有「題瓢泉」之水龍吟二詞。

〔滄浪亭榭〕指帶湖家園。按，范成大吳郡志卷十四園亭載：「郡學之南，積水彌數十畝，傍有小山，高下曲折與水相縈帶。……慶曆間，蘇舜欽子美得之，傍水作亭曰滄浪。」蘇舜欽滄浪亭記：「予以醉廢，無所歸，扁舟南遊，旅於吳中。……一日過郡學東，顧草樹鬱然，崇阜廣水，不類乎城中，……予愛而徘徊，遂以錢四萬得之，構亭北碕，號滄浪焉。」

〔灞陵呵夜〕見卷二八聲甘州（故將軍飲罷夜歸來闕）「李廣傳」注。

〔文字飲〕韓愈醉贈張秘書詩：「長安衆富兒，盤饌羅羶葷。不解文字飲，惟能醉紅裙。」

〔壯懷激烈〕岳飛滿江紅詞句。

### 〔編年〕

紹熙三年（一一九二）。——右水調歌頭三首，均應作於閩憲任內。趙汝愚於紹熙二年自閩帥任召歸，稼軒前闕有「堂上燕，又長夏」句，知右三詞作於紹熙三年。趙氏於時未爲丞相，題中丞

相之稱必是後來所改。

### 小重山 三山與客泛西湖

綠漲連雲翠拂空。十分風月處，着衰翁。垂楊影斷岸西東。君恩重，教且種芙蓉。  
十里水晶宮。有時騎馬去，笑兒童。殷勤却謝打頭風。船兒住，且醉浪花中。

【校】

〔題〕四卷本丙集無「三山」二字，「泛」作「遊」。

【箋注】

〔君恩二句〕陳與義「甲寅歲出守湖州，道中荷花無復存者，乙卯歲以病得請奉祠，卜居青墩」之虞美人詞：「今年何以報君恩，一路荷花相送到青墩。」

〔十里句〕參前賀新郎（翠浪吞平野闕）「複道橫空」注。

〔打頭風〕歐陽修歸田錄及葉夢得避暑錄話俱謂「打」音滴耿反，則當讀若「頂」，即今所稱頂

頭風也。

水調歌頭 | 三山用趙丞相韻，答帥幕王君，且有感於中秋近事，

并見之末章

說與西湖客，觀水更觀山。淡粧濃抹西子，喚起一時觀。種柳人今天上，對酒歌  
翻水調，醉墨捲秋瀾。老子興不淺，歌舞莫教閑。看尊前，輕聚散，少悲歡。城  
頭無限今古，落日曉霜寒。誰唱黃鸝白酒，猶記紅旗清夜，千騎月臨關。莫說西州  
路，且盡一杯看。

【箋注】

〔趙丞相韻〕趙汝愚原唱已不存。定齋集卷二十載蔡戡「送趙帥鎮成都」之水調歌頭一首，永  
樂大典卷二二六五湖字韻載林淳「次趙帥開西湖韻」之水調歌頭三首，均爲步趙氏原韻奉和之作。

〔帥幕王君〕未詳所指。

〔中秋近事〕疑指閩帥林杓之卒。

〔觀水句〕黃庭堅題胡逸老致虛菴詩：「觀山觀水皆得妙，更將何物污靈臺。」

〔淡粧句〕見前賀新郎（翠浪吞平野闕）「煙雨二句」注。

〔種柳人句〕劉光祖宋丞相忠定趙公墓誌銘：「（福）州有二湖，附郭田數萬畝，旱則湖可溉，

澗則可泄，故無凶歲。或租其瀦水澤各封域之，官利其人，不之禁，湖以塞。公奏罷之；浚西湖使與南湖通，築長堤，植杉柳，創六閘堰，以時瀦泄，遂爲一方永久之利。」按：趙汝愚以紹熙二年召入爲吏部尚書，其後歷遷至右丞相，數年之內，均居朝內，所謂「天上」當指此言。

〔老子句〕見卷一水調歌頭（折盡武昌柳闋）「南樓佳處」注。

〔黃鷄白酒〕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詩：「白酒新熟山中歸，黃鷄啄黍秋正肥。」

〔紅旗〕白居易與劉十九同宿詩：「紅旗破賊非吾事，黃紙除書無我名。」按：紅旗千騎指使君巡行，卷二「和信守王道夫」之好事近詞有「紅旗鐵馬響春冰，老去此情薄」句可證。

〔月臨關〕杜甫秦州雜詩：「無風雲出塞，不夜月臨關。」

〔莫說句〕晉書謝安傳：「安雖受朝寄，然東山之志，始末不渝，每形於言色。及鎮新城，盡室而行。造泛海之裝，欲須經略粗定，自江道還東。雅志未就，遂遇疾篤，上疏請量移旋旆。……詔遣侍中慰勞，遂還都。聞當輿入西州門，自以本志不遂，深自慨失。……尋薨，年六十六。……羊曇者，太山人，知名士也，爲安所愛重。安薨後，輟樂彌年，行不由西州路。嘗因石頭大醉，扶路唱樂，不覺至州門，左右白曰：『此西州門。』曇悲感不已，以馬策扣扉，誦曹子建詩曰：『生存華屋處，零落歸山丘。』因慟哭而去。」

〔編年〕

紹熙三年（一一九二）。

稼軒任閩憲，閩帥爲林枏（此據三山志卷二十二郡守）。朱熹答



劉晦伯書有云：「林帥固賢，然近聞其與憲司不協，……抑爲州者固得以捍制使者，而使者果不可以察縣耶？……使渠自作監司，能堪此耶？」黃榦與晦菴朱先生書亦云：「劉仲則來訪，云渠見攝帥幕，帥於同列多不相下，……渠欲得先生道其姓名於辛憲，……」據上引二書，知稼軒按行州縣，且亦爲林杓所牽制，帥幕劉仲則至欲因朱熹以結識稼軒，則稼軒於林氏任帥時未必得與王姓幕僚相唱酬也。又據後章「西州路」二句，疑此詞作於本年九月林氏卒後稼軒攝帥之際。「西州路」爲羊曇悼謝安故實，詞題「答王君」者，殆指此二句。

## 添字浣溪沙 三山戲作

記得瓢泉快活時，長年耽酒更吟詩。驀地捉將來斷送，老頭皮。  
遠屋人扶行不得，閒窗學得鷓鴣啼。却有杜鵑能勸道：不如歸！

### 【箋注】

〔長年三句〕若溪漁隱叢話前集四十二：「宋真宗既東封，訪天下隱者，杞人楊朴能爲詩，召對，自言不能。上問：『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？』朴曰：『惟臣妻有一首云：『更休落魄耽杯酒，且莫猖狂愛詠詩。今日捉將官裏去，這回斷送老頭皮。』』上大笑着，放還山。」

〔遠屋二句〕杜甫呈蘇渙侍御詩：「此身已媿須人扶。」本草謂鷓鴣鳴聲如云「行不得也，